

宋元通鑒

百五十二之七終

元
順帝



四十

特 別
U8
3719
40



特
3719
40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二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元紀二十四

起癸巳至乙未凡三年

順帝六

至正十三年春正月庚午以中書添設右丞哈麻實授中書平章政事先是脫脫西行也別兒怯不花為相以宿怨每欲中傷之賴哈麻在主前營護得免別兒怯不花又與太平韓嘉訥禿滿迭兒等十人結為兄弟及脫脫復相謫太平陝西出別兒怯不花般陽

政府仇殺

元滿迭兒為四川右丞誣以罪追至中途殺之而深
德哈麻因復召用至是遂拜平章 辛未以脫脫先
言京畿近水地利立分司農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
丞烏古孫良禎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
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州東及遷民鎮凡係官
地及元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給鈔
五百萬錠以供工價牛具農器穀種之用 庚辰中
書省臣言近立分司農司宜於江浙淮東等處召募
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太多一千人為農師教民
播種宜降空名添設職事敕牒一十二道遣使賫往

大興京畿
水利

其地有能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正八品
三百人者從七品即書填職名給之就令管領所募
農夫俱至田所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 二月丁未
祭先農 甲寅中書省臣言徐州民願建廟宇生祠
祀右丞相脫脫從之詔仍立脫脫平徐勲德碑 三
月己卯命脫脫領大司農司 丁亥命脫脫以太師
開府提調太史院回回司天監 己丑以各衙門係
官田地并宗仁等衛屯田地土並付司農分司播種
命江浙行省江南行臺御史招諭方國珍 夏四
月庚子以禮部所轄掌薪司并地土給付司農分司

巴西詔取勘徐州汝寧南陽鄧州等處荒田并戶
絕籍沒入官者立司牧署掌司農分司耕牛 元主
如上都 五月己巳命東安州武清大興三縣正官
添給河防職名從都水監官巡視渾河隄岸或有損
壞即修理之 辛未江西浙江行省各引兵取道同
復饒州斬黃等賊聞風皆奔潰 秦州白駒場亭民
張士誠及其弟士德士信舉兵陷秦州淮南行省遣
知府李齊招降被留久之賊酋自相戕始縱齊來歸
士誠尋殺叅政趙璉陷興化縣行省以左丞僕哲篤
鎮高郵出齊守甓社湖會數賊呼譟入城省憲官皆

張士誠

遁齊還城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
建元天祐已而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賊給言請李
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李齊往至則下齊于獄齊雖
辯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
吾膝如鐵豈為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槌碎其膝而尚
之時論大科三魁若李黼秦不華及齊皆不負所學
云 六月丁酉立子愛猷識理達臘為皇太子命右
丞相脫脫兼詹事甲辰以立皇太子詔天下大赦
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壽擊張士誠 秋七月丁
卯泉州天雨白絲海潮日三至 壬申湖廣行省叅

李齊死節

編壽

政阿魯輝復武昌及漢陽 八月元主還大都資政院使脫火赤以兵復江州 九月乙丑朔日食 太白再經天 是秋大旱溪澗皆涸 冬十月庚戌以方國珍兄弟為各路治中不受先是遣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納失里復招諭國珍既而二人報國珍已降乞授以五品流官令納其船散遣徒眾遂以國珍為徽州路治中國章廣德路治中國英信州路治中國國珍等疑懼不受命仍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絕糧運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溫沙等率兵伐之 十一月丁亥江西右丞火你赤以兵平富州

臨江遂引兵復瑞州 是月立義兵千戶水軍千戶所于江西事平願還為民者聽 十二月庚戌京城天無雲而雷鳴少頃有火見于東南懷慶路及河南府西北有聲如擊鼓者數四已而雷聲震地 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卜顏帖木兒及西寧王牙罕沙等合軍討徐壽輝于蘄水壽輝敗走獲其官屬四百餘人初徐壽輝將王善既陷羅源遂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濟募壯士與其子健數與力戰濬中箭墮馬健下馬掖之俱被執濬罵賊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瘞父屍健歸請帥府兵以復仇弗聽因盡散

劉濟死節
子健復仇

妖

家資結死士百人詐為工商流丐入賊中半夜發火
大譟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殺其父者并擒善獻于
帥府磔之事聞濟贈行省檢校授健古田縣尹 哈
麻進西番僧于元主僧教元主行房中運氣之術號
演揲見法又進僧伽璘貞善秘密法元主皆習之詔
以西番僧為司徒伽璘貞為大元國師各娶良家女
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嘗謂元主曰陛下尊居萬乘
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
秘密大喜樂禪定於是元主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
子惟淫戲是樂元主諸弟八郎者與哈麻妹塔秃魯

亂

帖木兒及老的沙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元主前
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皆即兀該猶
華言事事無碍也君臣宜淫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
禁止醜穢外聞皇太子既長深疾二僧等所為欲去
之未能也 大同疫人死者大半 大都無雲而雷
郭子興引兵入滁州時子興患趙均用之專乃領
所部萬人入據滁州城稱王

怪

十四年春正月甲子朔汴河冰皆成五色花草如繪
晝三日方解丁丑元主謂脫脫曰朕嘗作朶思哥兒
好事迎白傘蓋遊皇城實為天下生靈之故今命刺

妖

麻選僧一百八人仍作朶思哥兒好事凡所用物官
自給之 二月遣吏部侍郎貢師泰和糴于浙西時
江浙兵起京師食不足命師泰和糴得糧百萬石
三月癸亥朔日食 巳巳廷試進士六十二人賜及
第出身有差 中書定擬義兵立功者權任軍職事
平授以民職從之 是春大雨凡八十餘日羣龍皆
穴地變化而出者無數識者知為天發殺機也 夏
四月江西湖廣大饑民以疫癘死者甚眾 元主如
上都命造過街塔于盧溝橋 五月立南陽鄧州等
處毛胡蘆義兵萬戶府募土人為兵免其差役令討

賊自効因其鄉人自相團結號毛胡蘆故以名之
六月辛卯張士誠寇揚州達識帖睦迺兵敗諸軍皆
潰士誠尋陷盱眙及泗州 秋七月潞州襄垣縣大
風拔木偃禾汾州孝義縣地震 八月元主還大都
九月辛酉命右丞相脫脫總制諸王各愛馬諸省
各翼軍馬討張士誠 冬十月戊戌詔答失人都魯
及泰不花等會軍討安豐 十一月丙寅勅中書省
樞密院御史臺凡奏事先啓皇太子 丁卯脫脫領
太兵至高郵辛未與張士誠戰于高郵城外大敗士
誠之眾遂遣兵西平六合賊勢大蹙 是月皇太子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元紀 六
 修佛事釋京師死罪以下囚 十二月辛卯絳州北
 方有紅氣如火蔽天 丙申以定柱為左丞相哈麻
 鎖南班並為平章政事 丁酉詔削脫脫官爵安置
 淮安以泰不花等代總其軍初脫脫之再相信用汝
 中栢由左司郎中叅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
 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以有德於脫脫不為之下汝中
 栢因譖之脫脫改為宣政院使哈麻深銜之至是嗾
 御史袁賽因不花等劾脫脫出師三月畧無寸功傾
 國家之財以為已用半朝廷之官以為自隨其弟御
 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庸材鄙器玷污清臺綱紀之政

不修貪淫之心益著章三上詔以脫脫老師費財已
 逾三月坐視寇盜恬不為意削去官爵淮安安置也
 先帖木兒安置寧夏陞泰不花為河南行省左丞相
 月闊察兒加太尉雪雪知樞密院事代將其兵詔至
 軍中龔伯璉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
 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
 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不從是我與天子抗也
 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詔頓首曰臣至愚荷天子委以
 軍國重事蚤夜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負上恩所及
 深矣即出名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月

關察兒等節制客省副使哈刺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刀自刎而死。是月詔威順王寬徹普化遠鎮湖廣王初以武昌被陷命奪其王印至是以討賊立功還其印遣歸仍守舊鎮。大都大饑加以疫癘民有父子相食者。製龍舟於內苑元主自製船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金紫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行時其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為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匱上設西方三聖殿匱腰立玉女捧時刻籌

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縣鐘一縣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匱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飛仙自能耦進度仙橋達三聖殿復退立如前其精巧絕出人意皆前代所未有元主既怠於政治惟事遊宴以宮女十六人按舞名為十六天魔首垂髮數辮戴象牙佛冠身被纓絡大紅綃金長短裙襖綬帶鞋襪皆星文霞采各執皆巴刺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十一人練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

纂琵琶笙胡琴嚮板拍板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
宮官受祕密戒者得入餘不得與

十五年宋主韓林兒
龍鳳元年春正月戊午朔以黑廝為中書

平章政事許有壬為集賢大學士 辛未大幹耳朶

儒學教授鄭咺建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宜教之以禮

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收繼庶母叔孀兄嫂

恐貽笑後世宜令改革繩以禮法不報 丁丑徐壽

輝遣其將倪文俊復破沔陽威順王寬徹普化令其

子報恩奴等同元帥阿思藍水陸並進討文俊至漢

川水淺文俊用火筏燒船報恩奴遇害 遣兵分戍

鄭咺

河南重地
然亦不可
恃宜萬分
寬恤

河南諸路時河南賊數渡河焚掠州縣中書叅議成

遵言于丞相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而河北稍安

者以天塹黃河為之障賊兵卒不能飛渡所以剝膚

推髓以供軍儲而民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

其室家故也今賊北渡河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

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乎河北民心一搖國

勢將若之何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執以下皆為之

揮涕乃入奏元主即遣使罪守河將帥而防禦稍嚴

仍遣兵分守陝西山東諸路 閏月壬寅以各衛軍

人屯田京畿每人日支鈔二兩五錢仍給牛種農器

通鑑卷二百五十一 元紀 九
命司農司督其勤惰 丙辰太白經天 上都路饑
詔嚴酒禁 二月己未劉福通自碭山夾河迎韓林
兒至立爲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
龍鳳以其母楊氏爲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爲丞相
劉福通羅文素爲平章劉六知樞密院事拆鹿邑縣
太清宮材建宮闕遵道等各遣子入侍福通疾遵道
專權命甲士搃殺之遂自爲丞相 丙子以達識帖
睦邇爲中書平章政事 三月癸巳徐壽輝兵破襄
陽 辛丑竄脫脫于雲南初安置脫脫于淮安旣又
移置亦集乃路至是臺臣猶論其謫輕故再徙雲南

之鎮西其弟也先帖木兒徙四川碭門長子哈刺章
肅州次子王寶奴蘭州仍籍其家產 夏四月壬戌
中書省臣言江南因盜賊阻隔所在闕官宜遣人與
各省及行臺官以廣東廣西海北海南三品以下通
行遷調五品以下先行照會之任江浙行省三年一
次遷調福建等處缺官亦依前例從之 辛未以中
書參議成遵兼經筵官 癸酉以定住爲右丞相哈
麻爲左丞相桑哥失里爲平章政事雪雪爲御史大
夫於是國家大柄盡歸于哈麻雪雪兄弟矣 元主
如上都詔翰林待制烏馬兒集賢待制孫撝招安高

通鑑卷之三十三 元紀
郵張士誠仍賫宣命印信牌面與鎮南王李羅不花及淮南行省等官商議給付之 五月壬辰復襄陽路詔削秦不華官爵秦不華以軍事乏糧之故遂驕傲不遵朝廷命令軍士又往往剽掠為民患監察御史也里忽都等劾其慢功虐民詔削其官仍俾率領火赤溫從征命答失入都魯總領其軍 庚戌倪文俊自沔陽復破中興路元帥朶兒只班死之 六月我太祖高皇帝起兵自和陽渡江取太平路時元主宴安失德四方割據稱雄者眾戰爭無虛日兵亂歲饑民不聊生我太祖自壬辰春避兵濠城有安

俞通海

徐達 馮國用 邵榮 湯和 李善長 常遇春 鄧愈 耿君用 毛廣 廖永安 陶安 李習

天下救生民之志乃收納英賢置之左右遂起兵攻滁州下之明年又下和陽恩威日著豪傑歸心至是謀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而巢湖水寨軍帥俞通海等率眾萬餘船千艘來降太祖顧謂諸將曰方謀渡江而巢湖水軍來附吾事濟矣遂率徐達馮國用邵榮湯和李善長常遇春鄧愈耿君用毛廣廖永安引舟東下首克牛渚磯遂進攻太平拔之耆儒陶安李習率父老出迎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長雄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眾渡江神

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秋七月元遣諸王失里門四川左丞沙剌班等各率兵守禦山東湖廣四川諸路及招諭濠泗諸起兵者中書左丞許有壬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亦不知天命矣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而無關志遂倡爲招舉之策耳不聽 八月庚申元命南陽等處義兵萬戶府召募毛胡蘆兵萬人進攻南陽 戊辰元以達識帖睦爾爲江浙行省左丞相時江淮繹騷南北阻隔詔許達識帖睦爾便宜行事乃任用非人肆通賄賂賣官鬻爵惟視貨之重輕爲高下由是謗議紛

然而所部郡邑徃徃淪陷亦恬不爲意是月元上還大都 九月癸未元以紐的該爲中書平章政事 冬十月丁巳元立淮南行樞密院于揚州 甲子命兵工二部尚書撒八兒王安童以金銀牌面給淮東宣慰使司等處義兵官員命哈麻領大司農司元主謂右丞相定住等曰敬天地等祖宗重事也近年關於舉行當選吉日朕將親祀郊廟務盡誠敬不必繁文卿等其議典禮從其簡者行之 十一月壬辰元主親祀上帝于南郊以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爲亞獻右丞相定住爲終獻 元答失八都魯擊宋進次

許州與劉福通軍遇戰于長葛爲其所敗將士皆奔潰至中牟收散卒屯聚會劉哈刺不花引兵來援大破福通兵復駐汴梁 十二月乙亥元以天下兵起下詔罪已大赦天下 是月答失八都魯大敗劉福通等于太康遂圍亳州宋小明王遁安豐 元哈麻矯詔殺右丞相脫脫初脫脫貶雲南行次大理騰衝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脫脫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異辭拒絕惠嚙之至是再徙阿輕乞之地惠發軍圍之哈麻又矯詔遣使賜之鳩遂卒年四十二 史臣曰脫脫事君始終不失臣節惟惑於羣小急

矯詔殺大臣

復私仇君子病焉

元詔有水田處置大兵農司招誘夫丁有事則乘機招討無事則栽植播種凡置保定河間武清景蓟共四處其屬又有兵農千戶所二十四百戶所四十八鎮撫司四 詔濬大內河道以宦官墊先帖木兒董其役墊先帖木兒言自十一年以來天下多事不宜興作元主怒命往使高麗改命宦官答失蠻董之是歲荊州大水蘄州雨血湖廣雨黑雪陝西有一山西飛十五里山之舊基積爲深潭

墊先帖木兒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二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三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元紀二十五 起丙申至丁酉凡二年

順帝七

至正十六年春正月戊子元主親享太廟 庚戌元左丞相哈麻罷先是哈麻既相以前進西僧為耻告其父秃魯曰我兄弟位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秃魯帖木兒專以淫褻媚上天下士大夫必議笑我有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日昏暗何以治天下皇太

子年長聰明不若立為帝而奉上為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禿魯帖木兒恐太子為帝則已必先誅即聞于元主然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麻謂陛下年老故耳元主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我為老邪因罷哈麻且謀併其弟 辛亥御史大夫雪雪亦罷以搠思監為御史大夫復以定住為右丞相薊州地震倪文俊建都于漢陽迎徐壽輝據之二月癸酉禿魯帖木兒辭職不允搠思監劾哈麻及其弟雪雪等罪惡元主曰哈麻兄弟雖有罪然侍朕日久且與朕弟懿璘質班同乳姑緩其罰令之出征

自效 丙辰定住及桑哥失里等復奏哈麻兄弟罪惡遂詔貶哈麻惠州安置雪雪肇州安置尋杖殺之初也先帖木兒就貶籍其家貲以賜哈麻及是籍哈麻家而所得之庫藏尚封識未啓時中外皆謂元主怒其譖脫脫兄弟之故而不知其且有易主之謀寔坐不軌之罪也 是月張士誠陷平江路據之改為隆平府遂陷湖州松江常州諸路初或謂士誠有降意元遣烏馬兒孫搆持詔往諭之士誠拘之一室迫使降搆詬斥不絕及士誠徙平江搆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者謀遣人約鎮南王刻日進兵復高郵語泄遂

福壽拒命

遇害 三月庚寅我太祖帥師取集慶路諸軍水陸並進至江寧鎮攻陳兆先營破之進圍集慶南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出戰歿于兵太祖入城召官吏耆老諭之曰吾率眾至此為民除亂耳爾宜各安職業毋恐於是民大悅更相慶慰遂改集慶路為應天府 丙申倪文俊陷常德路 丁酉元立行樞密院于杭州命江浙行省左丞兼知院事節制諸軍許以便宜行事是日我大明兵取鎮江路 戊申方國珍復降于元命為海道漕運萬戶其兄國璋為衢州路總管是月有兩日相盪 夏四月辛亥元以撈

楊完

左答納失里

思監為中書左丞相丙辰元以普化為御史大夫元主如上都 五月丙申倪文俊陷澧州路 六月甲寅元江浙行省叅政楊完者以兵守嘉興路禦張士誠 乙丑我大明兵取廣德路 是月彰德李實如黃瓜先是童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 秋七月張士誠遣兵破杭州元江浙丞相達識帖睦遁遁平章政事左答納失里戰歿初江南始亂達識帖睦遁等屢敗議者以為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完者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浙行省叅政至是士誠兵破杭州達識帖睦遁遁入富陽完者乃自嘉興

魏崇福

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奴擊敗士誠兵復其城達識帖
睦邇乃還 八月庚午倪文俊陷衡州路元元帥甄
崇福戰歿 甲戌彗星見彗出張宿色青白指西南
長尺餘至十二月戊午始滅 元主還大都 九月

律杰死賊

庚辰汝穎李武崔德等兵破潼關叅政述律杰戰歿
戊戌李武等破陝州虢州察罕帖木兒襲敗之於

記詳

褚不華子
伴哥死節

安邑 冬十月丁未大名路有星如火從東南流芒
尾如曳篲墮地有聲火焰蓬勃久之乃息化為石青
黑色光瑩形如狗頭其斷處若新割者命藏于庫
淮安城破元江東廉訪使褚不華歿之初不華與副

劉甲

私憾

使劉甲扞禦淮安甲守韓信城勢相掎角不華復上
章劾總兵逗撓罪狀總兵恚之檄甲別將兵擊賊以
困不華賊因掘塹圍淮安芻餉路絕元帥吳德秀運
米萬斛入河為賊所抄攻圍日急總兵者屯下邳按
甲不出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應城中餓者什道上
人即取啖之草木螺蛤魚蛙烏燕及靴皮鞍韉革廂
敗弓之筋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撤屋為
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既盡城陷不華猶據西
門力關中傷見執為賊所轡子伴哥亦歿不華守淮
安五年大小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

禦淮只此一策吾人履行

初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董博霄建議以淮安為南北噤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援救淮安誠為急務今日計莫若於黃河上下瀕淮南之地及自沐陽抵沂莒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又於介中設一小砦使烽堠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併力野戰無事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常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言淮南北之民壯者已盡為兵老幼無所依者宜置軍民防禦司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時不能用

十一月丁亥流星大如酒盃色青白尾跡約長五尺餘光明燭地起自東北東南行沒于近濁有聲如雷 十二月倪文俊陷岳州路元詔沿海州縣為賊所殘掠者免田租三年賜高年者帛 陝西行臺御史李尚綱上關中形勢急論凡十有二事

十七年春正月丙子朔日食辛卯元命山東分省團結義兵每州縣添設官員操練以專守禦 二月癸丑元下詔赦天下 壬申劉福通遣其黨毛貴陷膠州甲戌倪文俊陷陝州李武崔德等破商州攻武關遂直趨長安分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時元豫王阿

王思誠

察罕帖木兒

刺忒納失里及省院官皆洶懼計無所出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思誠曰察罕帖木兒之名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守將恐其軋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將安歸乃移書察罕帖木兒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為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察罕帖木兒新復陝州得書大喜遂提輕兵五千與李思齊倍道來援遇賊轉戰殺獲無算餘黨皆潰散元論其功以察罕帖木兒為陝西行省左丞李思齊四川左丞三月庚辰毛貴陷萊州壬午我大明兵克常州先是徐達攻常州進薄城下張士誠遣

其第士德以數萬眾來援達伏兵禽之由是士誠氣沮乃奉書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為犒軍之資我太祖復書數其開釁召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即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復誘我新附義兵達請益兵圍之遂下其城甲午毛貴陷益都路益王買奴遁丁酉毛貴陷濱州自是山東郡邑皆陷元遂以董搏霄為山東宣慰使從不蘭奚擊之既而中書省臣言山東般陽益都相次而沒濟南日危宜選將練卒信賞必罰為保燕趙計以衛京師不報御史張禎上疏陳十禍以輕大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六
臣解權綱事安逸。杜言路離人心濫刑獄六者爲根本之禍。以不慎調度不資羣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四者爲征討之禍。其所言多剴切其事安逸不明賞罰二條尤中時弊。大畧以謂陛下因循治安不預防慮。今海內不寧天道變常民情難保。正當修實德以答天意。推至誠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色之樂宴安鴆毒之惑皆宜痛撤。勇改而陛下乃泰然處之。若承平無事時。此事安逸所以爲根本之禍者也。又自四方有儆調兵六年初無紀律。又失激勸之宜。將帥因敗爲功。指虛爲實。大小相瞞。內外相依。其性情不

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兵之將。殘民之將。貪婪之將。怯懦之將。曾無懲戒。所經之處。鷄犬一空。貨財罄盡。而面諛遊說者。反以克復受賞。今克復之地。悉爲荒墟。河南提封三千餘里。郡縣歲輸錢穀數百萬計。而今所存者。封丘延津登封偃師三四縣而已。兩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蕭條。如此而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况以地力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兵起。殺人不知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

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頰上之兵視其所向駭駭可
畏不至於亡吾社稷。盡吾國家。不巳也。此則不明賞
罰所以爲征伐之禍者也。疏奏不省。旣而執政惡其
許直除山南道廉訪僉事。夏四月丙午元監察御
史五十九言。今京師周圍雖設二十四營。軍卒疲弱。
素不訓練。誠爲虛設。儻有不測。誠可寒心。宜速選擇
驍勇精銳衛護大駕。鎮守京師。實當今奠安根本。固
堅人心之急務。况武備莫重於兵。而養兵莫先於食。
今朝廷撥降鈔錠。措置農具。命總兵官於河南克復
州郡。且耕且戰。甚合寓兵於農之意。爲今之計。權命

五十九

總兵官從宜於軍官內。選委能撫字軍民者。兼路府
州縣之職務。要農事有成。軍民得所。則擾民之害亦
除。而匱乏之憂亦釋矣。元主嘉納之。乙卯毛貴陷
莒州。丙辰元立便民六庫于京師。倒易昏鈔。元
主如上都。是月我太祖取寧國等路。初徐達常
遇春率兵取寧國攻之久不下。太祖乃親往督師。
旣至守臣楊仲英開門請降。百戶張文貴殺其妻妾
自刎而歿。五月乙亥元命知樞密院事李蘭奚進
兵討山東。戊寅元平章政事亦老溫帖木兒復武安
州等三十餘城。丙申元以搠思監爲右丞相。太平

張文貴死

脫脫穆而

為左丞相詔天下免民今歲稅糧之半 六月丙辰
元監察御史脫脫穆而言去歲河南之賊窺伺河北
惟河南與山東互相策應為害尤大為今之計中書
當遴選能將就秦不花答失入都魯阿魯三處軍馬
內擇其精銳以守河北進可以制河南之侵退可以
攻山東之寇庶幾無虞從之 庚申 大明兵取江
陰州 癸酉温州路樂清江中龍關颶風大作所至
有火光如毬水沒數千家死者萬餘人 是月劉福
通攻汴梁其兵分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
二趨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毛貴據山

東其勢大振 秋七月己卯元帖里帖木兒奏續集
風憲宏綱 庚辰我 大明兵取徽州路 是月元
大都晝霧自旦至午昏暝不辨人物如是者旬有五
日 元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降于宋 八月癸
丑劉福通兵陷大名路遂自曹濮陷衛輝路 乙丑
元以伯嘉訥為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余闕為淮南行
省左丞楊完者為江浙行省左丞苗軍素無紀律肆
為鈔掠所過蕩然無遺時達識帖睦爾方倚完者為
重莫敢禁遏故完者雖陽尊事之而生殺予奪皆決
於已矜驕日肆不可復制達識帖睦爾僅署成案而

通鑑卷二百五十一 元紀 順帝十 九

通鑑卷三百三十一
大明兵取揚州張士誠侵嘉興屢爲揚完者所
敗乃以書請降于元詞多不遜完者欲納之達識帖
睦邇以其反覆不可信不許完者固勸乃承制假江
浙廉訪使周伯琦行省叅知政事至平江招諭之士
誠始要王爵達識帖睦邇不許又請爵爲三公達識
帖睦邇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便宜行事然不
敢專也完者又力爲之請達識帖睦邇外雖拒之實
幸其降又恐忤完者意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德淮
南平章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時士德已爲大明
所擒其黨皆授官有差於是元以招安士誠爲達識

劉希曾

帖睦邇之功加太尉伯琦始以文藝居館閣有聲及
附脫脫謬劾陝西行臺御史劉希曾等遂不爲公論
所與後爲江東廉訪使遇長槍賊寇陷寧國倉皇出
見之尋遁走至是徃招士誠被留平江十年不遣論
者謂其遭時多艱善於自保而致身之義爲有闕云
九月元命紐的該加太尉總諸軍守禦東昌初田
豐叛陷濟寧義兵萬戶孟本周攻之豐敗走至是復
率衆寇東昌紐的該擊却之許有壬卒有壬字可
用湯陰人仕至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歷事七朝垂
五十年遇國家大事無不盡言不知有死生利害君

子多之善筆劄工辭章則其餘事也 天完將陳友諒沔陽漁人子也嘗爲縣吏不樂會徐壽輝倪文俊兵起慨然從之遂爲文俊簿書掾尋亦領兵爲元帥見文俊專恣心不能平及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因乘釁襲殺文俊遂併其軍自稱平章 閏月癸卯有飛星如盃青色光燭地尾約長尺餘起自王良沒於勾陳 冬十月宋將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旣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元察罕帖木兒李思齊分兵入守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張左右翼掩擊之不信等大潰及李喜喜皆遁入蜀 是月靜江路

山崩地陷大水 十一月辛丑元山東宣慰使董搏霄建言請令江淮等處分布連珠營寨於隘口屯駐守禦宜廣屯田以足軍食從之 十二月庚午天完將明玉珍據成都玉珍隨州人初聞徐壽輝兵起乃集鄉兵結柵自固未幾降于壽輝及倪文俊陷川蜀今玉珍守之至是文俊死玉珍遂自據成都蜀中郡縣皆附之 庚子元大尉答失八都魯卒于軍中時劉福通攻陷曹濮大名衛輝諸路答失八都魯引兵擊之詔遣知樞密院事達理麻失理來援分兵于雷澤濮州以禦福通達理麻失理戰沒諸軍大潰答失

通鑑卷一百五十三 元紀
八都魯退駐石村朝廷疑其玩寇失機使者趣戰相
踵敵覘知之詐爲答失八都魯通好書遺諸路使者
果得之以進答失八都魯覺知一夕憂憤死尋命其
子四川左丞李羅帖木兒爲河南平章政事代領其
軍 元詔天下團結義兵路府州縣正官俱兼防禦
事 戊戌元歐陽玄卒玄字原功其先家廬陵後徙
瀏陽歷官湖廣行省右丞翰林學士承旨以文學名
于時及天下盜起玄獻招捕之策千餘言皆切實可
行時不能用至是以中原道梗欲乞致仕由蜀還鄉
復不允尋卒 是歲河南大饑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三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四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元紀二十六 起戊戌至己亥凡二年

順帝八

至正十八年春正月丙午天完將陳友諒破安慶元
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先是闕固守安慶倚小孤
山為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
上流引軍直擣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敵
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寇攻西門友諒兵乘

余闕一門
死節
胡伯顏

韓建一家
死節
李宗可等
死節

東門既登城闕簡死士奮擊敗之敵兵恚甚乃并軍
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得息至是池
州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
集闕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分遣部將督三門之兵自
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筭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
火起闕知不可爲乃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死妻蔣
氏及妾耶卜耶律氏子德臣女安安甥福童亦皆赴
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
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紀守仁陳彬
金承宗經歷段桂芳都事帖木補花千戶盧廷玉葛

延齡丘沓許元琰奏差兀都蠻百戶黃寅孫安慶推
官黃禿倫反經歷楊恒知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濟
事聞贈闕平章政事追封幽國公謚忠宣

宋濂曰闕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戰必
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千。初非有熊虎之師。
直激之以忠義。故甘心效死而不可奪也。雖不幸
城陷以死。而其忠精之氣固自若也。然闕死於君。
而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
較之晉卞壺又似過之矣。於戲闕其人豪也哉。
庚戌大明兵取婺源州 乙丑大風起自西北元

益都土門萬歲碑什而碎 丙寅田豐陷東平路
二月巳巳朔元議團結西山寨大小十一處以爲保
障命中書左右丞總行提調設萬夫長千夫長百夫
長編立牌甲分守要害互相策應 毛貴陷清滄州
遂據長蘆鎮 癸酉毛貴陷濟南路董搏霄從不蘭
奚援益都而濟南方告急乃提兵赴濟南大敗賊兵
於城下詔陞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
元帥有嫉其功者譖於總兵太尉紐的該令依前詔
往援益都搏霄卽出濟南城屬老且病請以弟昂霄
代領其衆詔授昂霄淮南行樞密院判官未幾復命

搏霄守河間之長蘆搏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
必不可保至是濟南果陷貴遂入據之立賓興院選
用故官分守諸路又於萊州立屯田三百六十處時
搏霄方駐于南皮縣之魏家莊適有使者奉詔拜搏
霄爲河南行省右丞甫拜命值毛貴兵卒至而營壘
猶未完諸將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當以死報國因
拔劍督戰賊突前粹搏霄刺殺之無血惟見白氣衝
天是日昂霄亦死之搏霄字孟起磁州人早以儒生
起家爲能吏會天下大亂乃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畧
有大過人者而當時用之不能盡其才君子惜之

搏霄昂霄
死節

達國珍死

壬午宋田豐復陷濟寧 丙戌元紐的該聞田豐逼
近東昌即棄城走還京師拜中書左丞相戊子田豐
陷東昌路 三月己亥朔日色如血 庚子毛貴陷
般陽路 辛丑大同路夜聞空中有聲初黑氣蔽四
方有聲如雷頃之東北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遍地
俱見火光空中有兵戈之聲 庚戌毛貴攻薊州率
衆出河間趨直沽遂破之 乙卯毛貴攻朔州至棗
林樞密副使達國珍戰死遂畧柳林逼畿甸京師大
恐元廷臣或勸其主北巡以避之或勸遷都關陝衆
議紛然獨丞相太平力以為不可遷遂徵四方兵入

衛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刺不花以兵拒戰於柳林貢
衆潰退走濟南 是月 大明兵取建德路 夏四
月甲申天完將陳友諒破龍興時元火你赤以左丞
來守洪都舊帥道童任其將章伯顏普化顏不花捍
城頗有功火你赤疾而撓之城陷火你赤出走道童
奔撫州謀舉兵為追者所殺 五月戊戌朔元以方
國珍為江浙行省左丞兼海道運糧萬戶 庚子劉
福通攻汴梁 壬寅太白犯填星 元汴梁守將竹
貞出走福通等遂入據其城乃自安豐迎其主韓林
兒居之以為都 陳友諒遣康泰趙琮鄧克明等以

通鑑卷二百五十四 元紀 順帝八 四

通鑑卷二百五十四 元紀 四
兵攻邵武路 庚戌陳友諒陷吉安路 癸丑元御
史七十等劾右丞相**秦不花**初**秦不花**舊與太平有
隙聞其復相意不能平嘆曰太平漢人乃復居中用
事我反在外勞苦邪時亦起**秦不花**爲湖廣左丞相
招討寇賊諸將皆欲進兵而**秦不花**乃以養銳爲名
反勒兵而退及賊攻汴梁守臣請援師至十往反猶
按甲不動或諫之**秦不花**大言曰我在何物小寇敢
來旣而出軍縱掠百里內蕩然自是寇日蔓延不可
制元主憂之兩遣重臣諭旨授以成筭皆不聽其子
壽童將兵分討山東入奏事語言驕慢元主由是惡

亂
之會毛貴田豐等勢愈充斥乃拜**秦不花**右丞相總
兵進討**秦不花**卽上言軍行以糧餉爲先請令太平
平軍中供給乃可濟事不然兵不能進太平知其害
已也遂諷御史七十等劾其緩師拒命之罪乙卯詔
削奪**秦不花**官爵蓋州安置以知行樞密院事悟良
哈台代之**秦不花**聞詔夜馳詣故部將劉哈刺**不花**
求救哈刺**不花**時駐兵保定卽走至京首見太平太
平問其來故具以告太平責之俾其致**秦不花**以來
哈刺**不花**還縛**秦不花**父子送元京未至皆殺之于
路 元命悟良哈台節制河北諸軍河南行省平章

伯顏
死節

周全節制河南諸軍時河南寇蔓延河北伯顏乃渡
潼北行邦人從之者數十萬家至磁與寇遇寇知伯
顏名士生劫之將誘以富貴伯顏罵不屈引頸受刃
與妻子俱死之寇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曰古稱聖人
心有七竅此非賢士乎乃納心於其腹中覆墻而捨
之伯顏一名師聖字宗道哈刺魯氏隸蒙古萬戶府
世居開州濮陽縣伯顏生三歲常以指畫地或三或
六若爲卦者稍長受業宋進士黃坦坦命以顏爲氏
弱冠卽以斯文爲已任至正四年以隱士徵至京師
授翰林待制辭歸四方來學者甚衆爲學務真知力

宋黃坦

踐必期措諸實用至是遇害有司上其事謚文節
是月天雨白毛山東地裂 六月戊辰朔日食元拜
察罕帖木兒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便宜行事 庚辰
宋將關先生破頭潘等分兵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
州踰太行焚上黨攻破遼州晉冀雲中鴈門代邵烽
火數千里遂大掠塞外諸郡而還察罕帖木兒遣其
部將關保等分兵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及
塞井陘杜太行屢擊却之 乙酉元命左丞相太平
督諸軍守禦京城便宜行事 秋七月丁酉朔元周
全據懷慶路叛附于劉福通時察罕帖木兒駐軍洛

陽遣伯帖木兒以兵守益子城周全來戰伯帖木兒
爲其所殺周全遂盡驅懷慶民渡河入汴梁 己未
劉福通遣周全攻洛陽守將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
謝退兵劉福通殺之 八月庚辰陳友諒兵陷建昌
路 辛巳元義兵萬戶王信以滕州叛降於毛貴
九月丁酉朔元褒封唐劉蕡爲文節昌平侯 乙丑
陳友諒陷贛州路 冬十月壬申我 大明兵取蘭
溪州 壬午元丞相搠思監罷以紐的該爲左丞相
時天下多故外則疆宇日蹙內則帑藏空虛而元主
方溺於娛樂不恤政務搠思監居相位無所匡救而

潘士資相

公受賄賂貪聲著聞於是御史燕赤不花劾奏其任
用私人朶列及妾弟崔完者帖木兒印造僞鈔事將
敗殺朶列以滅口搠思監乃自請罷政詔止收其印
綬御史王彝等復劾之不已元主終不聽 是月有
兩日相擊黑光摩盪 十一月癸卯陳友諒陷汀州
路丁未田豐陷順德路 十二月乙丑朔日食既而
雨雪東方有赤虹貫于中天 癸未宋關先生破頭
潘等陷元上都焚宮闕留七日轉畧往遼陽遂至高
麗自是上都宮闕盡燬元主不復時巡矣既而欲復
脩之工役大興叅議中書省事陳祖仁上疏諫曰自

燕赤不花

王彝

陳祖仁

通鑑卷二百五十四 元紀 順帝八

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爲成
不世之功以光復祖宗之業苟或上不奉於天道下
不順於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盈守
成猶或致亂而况撥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宮闕創
自先帝修於累朝自經兵火焚燬殆盡所不忍言此
陛下所爲日夜痛心宜亟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
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竭乃欲驅疲民以供
大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
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念茲在茲然不思
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都宮闕未復

固無妨於陛下之寢處使因是而違天道失人心或
致大業之隳廢則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
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輕棄之乎願陛下以生
養民力爲本以恢復天下爲務信賞必罰以驅策英
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承平之觀
不日咸復詎止上都宮闕而已乎疏奏元主嘉納之
甲申我太祖取婺州時胡大海兵攻婺州久不
克太祖乃自將精兵十萬往征由寧國歷徽州道
蘭溪至婺進圍其城拔之改婺州路爲寧越府置分
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

許元等

葉儀
戴良
吳沉
徐原

通鑑卷一百五十四
信徐孳童冀吳履張啓敬孫履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王道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等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忻悅太祖旣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政當撫恤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安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爲將

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已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是歲兩河山東被兵之民携老幼流入元京重以饑疫死者枕籍宦者朴不花請市地收瘞之前後凡二十餘萬人太白經天處州青田山中竹生米可食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我大明兵取諸暨州陳友諒兵陷信州路二月元詔李羅帖木兒移鎮大同以爲京師捍蔽復置大都督兵農司并分司十道專督屯種以李羅領之所在侵奪民田不勝煩擾元泰不花潰散之兵數萬鈔掠山西察罕帖木兒遣陳

秉直分兵駐榆次招撫之其首領悉送河南屯種
三月癸巳朔陳友諒遣兵由信州畧衢州復遣兵陷
襄陽路 壬戌元詔定科舉流寓人民名額蒙古色
目南人各十五名漢人二十名 我 太祖遣使往
慶元招諭方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
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
州恐不能與抗。况與我爲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
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
書幣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次子關爲質。
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爲盟誓。盟誓變而爲交質。

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旣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
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爲哉。乃厚賜關而
遣之。國珍旣又以金玉飾馬轡來獻。太祖曰吾方
有事四方。所需者文器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
寶玩非所好也。悉却之。夏四月甲子趙均用殺宋
毛貴其黨續繼祖自遼陽入益都殺均用。遂與其所
部自相讐敵。元主以天下多故。卻天壽節朝賀語。
羣臣曰方今宜敬天地法祖宗。以自修省。朕初度之
日羣臣母賀。庚午右丞相太平暨文武百官奏曰天
壽節朝賀。乃臣子報本實合禮典。今謙讓不受。固陛

下盛德然今軍旅征進君臣各分正宜舉行不允壬申皇太子復率羣臣上奏曰朝賀祝壽是祖宗以來舊行典故今不行有乖於禮元主曰今盜賊未息萬姓荼毒正朕恐懼修省敬天之時奈何受賀以自樂乙亥御史大夫帖里帖木兒復奏曰天壽朝賀之禮蓋出臣子之誠伏望陛下曲徇所請若朝賀之後內庭燕集特賜除免亦古者人君減膳之意仍乞宣示中書使內外知聖天子憂勤惕厲至於如此元主曰爲朕缺於修省以致萬姓塗炭今復朝賀燕集是重朕之不德當候天下安寧行之未晚卿等其毋復言

載叙大類

五月壬寅元察罕帖木兒請今歲八月鄉試河南舉人及避兵儒士不拘籍貫依河南省元定額數就陝州置貢院應試詔從之 是月大蝗山東西河南北及關中飛蝗蔽天人馬不能行所落溝塹盡平民大饑京師銀一錠易米八斗通州民有殺子而食者六月天完將陳友諒遣其黨王奉國寇信州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往援破走其兵時鎮南王子大聖奴屯兵城中開門出迎伯顏不花的斤登城四顧誓以破賊自許後數日賊又來攻遂分兵爲三出城奮擊斬首數千級復大破之友諒弟友德植木柵攻城益

伯顏不花的斤死節

急又遣使來說降伯顏不花的斤曰汝來誘我邪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而斬之由是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城中食草苗茶紙括靴底掘鼠羅雀殺老弱以食伯顏不花的斤屢出兵破賊奉國遂穴地梯晝夜攻之不息踰旬城遂陷伯顏不花的斤與大聖奴及部將海魯丁蔡誠蔣廣皆戰死初伯顏不花的斤之赴援也入白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為忠臣吾即何憾因命子也先不花奉其母問道入闕以江東廉訪司印送行臺乃提兵向信鮮于氏太常典簿樞之女也 秋七月壬辰

海魯蔡誠 蔣廣死節 鮮于氏

朔元出搠思監為遼陽行省左丞相便宜行事 八月戊寅元察罕帖木兒復汴梁先是帖木兒大發秦晉軍諸路並進奪汴外城環城而壘累誘賊出戰輒以計敗之賊懼不復敢出至是謀知城中計窮食盡乃督諸將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其城俘獲數萬劉福通復以其主韓林兒走據安豐捷聞元詔以察罕帖木兒為河南平章兼同知行樞密院西臺中丞 九月我大明兵取衢州是月晦日天甫明西南方天裂紅光燭地移時始復冬十一月庚申朔元詔京師十一門皆築甕城造

取衢州

弔橋 以方國珍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元大都

杜鵑啼 十一月癸卯我 大明兵取處州路有薦

劉基 章溢

葉琛 朱文忠

王禕 王天錫

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及宋濂者即遣使以書幣徵之至建康比入見甚喜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深見尊寵既而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時朱文忠守金華復薦王禕王天錫至皆用之 戊申陳友諒兵陷杉關 時中原既亂江

南海漕久不通元京屢苦饑至是因河南始平乃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徵海

運糧伯顏帖木兒等至杭州傳詔命張士誠輸粟方

國珍具舟丞相達識帖睦爾總督之既而士誠慮國

珍載粟不入于京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已

互相猜疑伯顏帖木兒往來開諭乃運粟十一萬石

至京師 十二月降蝶競出 元奇皇后與太子嘗

謀內禪諭意太平太平不答后又召太平至宮中舉

酒申前意太平依違而已是時太子欲盡逐父左右

令御史劾父親暱御史中丞禿魯帖木兒未及奏而

所令御史被遷為他官太子疑太平子也先忽都泄

其事益決意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紐的該聞之

數於元主之前左右之以故太子之志未得逞太子

亂

杜鵑啼 蝶競出亦 可刪

通鑑卷一百五十四 元紀
以成遵趙中皆太平所任用令御史誣其賊罪下獄杖殺之 天完將陳友諒徙其主徐壽輝都江州自稱漢王初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已不從至是壽輝固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伏兵於城西俟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以江州為都居之遂自稱漢王立王府置官屬事權一歸友諒壽輝惟擁虛位而已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四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五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元紀二十七 起庚子至癸卯凡四年

順帝九

至正二十年 漢主陳友諒大義元年 春正月壬子元以危素為

危素

叅知政事乙卯元會試舉人知貢舉李好文等奏舊例各處鄉試舉人三年一次取三百名會試取一百名今歲所取鄉試比前數少止有八十八名會試三分內取一分合取三十名乞於三十名外添取五名

紐的該

通鑑卷一百五十五 元紀
為宜元主從之 丙辰五色雲見移時 元紐的該
為相有大臣體既臥病謂人曰我疾固不起而太平
亦不能久於位可嘆也遂卒 二月戊午朔元左丞
相太平罷時成遵等既死會紐的該又卒太平知勢
不可留乃數以病辭遂以太保養疾于家臺臣奏留
之不允 三月戊子朔田豐陷保定路 彗見東方
甲午元廷試進士三十五人賜及第出身有差
壬子元以搆思監為右丞相時元主益厭政宦者朴
不花用事為奸利搆思監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警
報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卒召禍亂論者謂元之亡

大聖人出

二人之罪居多 夏四月庚申元命大司農司都事
樂元臣招諭田豐至其軍為豐所殺 癸酉有雲龍
之祥我 大明成祖文皇帝誕生 五月丁亥朔日
食雨雹 陳友諒弒其主徐壽輝先是友諒率舟師
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及太平既陷急謀僭竊乃於采
石舟中佯使人詣壽輝前白事令壯士持鐵撾自後
擊之碎其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
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仍以鄒普勝為太師張必
先為丞相羣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至畧無儀
節既而復還江州 閏月乙亥流星大如桃 六月

通鑑卷二百五十五 元紀
已丑元詔察罕帖木兒與孛羅帖木兒部將毋得互相越境侵犯所守信地是月我大明兵取信州路
秋七月乙亥元詔孛羅帖木兒總領達達漢兒軍馬爲總兵官仍便宜行事 八月戊子元詔命孛羅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北察罕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南初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平定而孛羅帖木兒兵駐大同因欲并據晉冀遂相讐隙故有是詔
九月元孛羅帖木兒復調兵自石嶺關直抵晉冀圍其城三日退屯交城察罕帖木兒調兵拒戰元主遣使諭令講和遂各退守石嶺關南北 冬十月甲

申朔甘露降于國子監大成殿前栢木 已亥元主命以冀寧界孛羅帖木兒察罕帖木兒以爲用兵數年惟藉晉冀以給其軍而致盛強苟奉命與之則彼得以足其兵食乃託言用師汴梁尋渡河屯澤潞拒之調延安軍交戰于東勝州等處再遣部將八不沙以兵授之八不沙曰彼軍奉詔而來我何敢抗王命察罕怒殺之尋駐兵霍州攻孛羅帖木兒元主復遣使諭二人令罷兵還鎮孛羅帖木兒遂罷兵還察罕帖木兒尋亦遣其子副詹事擴廓帖木兒貢糧至京師皇太子親與之定約遂不復疑 初詔遣叅知政

通鑑卷一百五十五 元紀
事也。先不花脫脫木兒奴奴等三人往解李羅察罕
二家之兵。三人既各受命，不肯前進。山南道廉訪僉
事張禎上疏劾之，言其苟懷自安之計，無憂國之志。
朝廷將使二家釋憾，協心討賊。此國家大計，宜風馳
電走，乃迂回退懼，枉道延安以西，繞曲數千里，遲遲
而行，使兩家日夜仇殺，黎庶肝腦塗地。實此三人所
致，宜急誅之，不報。禎嘆曰：天下事不可為矣。即辭去。
居河中安邑山谷間，結茅僅容膝。有訪之者，不復言
時事，但對之流涕而已。
十一月甲寅朔，黃河清。凡
三日。十二月元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舉兵于北

大聖人出

邊阿魯輝帖木兒，太宗子滅里大王七世孫也。時兵
起四方，朝廷屢詔宗王以北兵南討。阿魯輝帖木兒
知國事不可為，乘間擁兵數十萬屯于木兒古徹兀
之地，將犯京畿。使來者言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已
失其大半。若以國璽付我，我當自為之。元主遣使報
之曰：天命有在，汝欲為則為之。遂命知樞密院事禿
堅帖木兒將兵擊之，不克。軍士皆潰，禿堅帖木兒走
上都。元吳當卒，當字伯尚，澄之孫也。以父文陰歷
官翰林直學士。江西行省叅政陳友諒陷江西諸郡，
當乃戴黃冠，著道士服，杜門不出。日以著書為事。友

吳當

諒遣人辟之當卧牀不食以死自誓乃舁牀載之舟送江州拘留一年終不為屈遂隱居廬陵吉水之谷坪以終其身

二十一年春正月癸丑朔元詔赦天下癸酉石州大風拔木六畜俱鳴民所持槍忽生火焰抹之即無搖之即有 二月元八撒刺不花以廉訪使久居廣東專恣自用詔以完者篤代之八撒刺不花怒其代已即誣以罪殺之 三月元以張良弼為陝西行省叅知政事時孛羅兵既罷還遂遣良弼引兵出南山義谷駐藍田受節制于察罕帖木兒良弼又陰結平章

定住聽丞相帖里帖木兒調遣營于鹿臺察罕嚙之

夏四月辛巳朔日食 五月癸丑四川明玉珍陷

嘉定等路元李思齊遣兵擊敗之 六月丙申元察

罕帖木兒總兵討山東 秋七月己巳忻州西北有

赤氣蔽天如血 八月乙酉我 太祖帥師伐漢拔

江州陳友諒走武昌先是友諒據江州為都引兵犯

金陵敗潰奔還尋遣其將張定邊陷安慶府 太祖

乃下令諸將曰陳友諒賊殺其主僭稱大號侵我太

平犯我建康今又以兵陷我安慶觀其所為不滅不

已爾等其厲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為壯今我直

通鑑卷一百五十五 宋紀
彼曲焉有不克。劉基曰：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遂督諸帥率舟師，乘風遡流而上，遂克安慶。長驅向江州，分舟師為兩翼，夾擊友諒，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既而友諒偽相胡廷瑞見江州已破，遣使詣軍中請降。太祖遂至龍興，建昌王溥、饒州吳宏、袁州歐普祥各率眾來見。寧州陳文龍及吉安孫本立、曾萬中皆來降，乃改龍興路為洪都府。元察罕帖木兒克山東，初察罕既定河南，乃以兵鎮關陝、荆襄、河洛，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日訓練士卒，務農積穀，謀大舉以復山東。至是，諜知

撒郎帖木兒

山東羣盜自相攻殺，而田豐亦降于賊。乃大會諸將，期分兵五道，水陸並進，而自率鐵騎渡孟津，踰鞏懷而東，復冠州、東昌，遣其子擴廓帖木兒直擣東平，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為書招之。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敵兵聚于濟南，察罕帖木兒乃分奇兵間道出敵後，南畧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中，循瀕海郡邑，自將大軍進逼濟南，攻圍三月，乃下之。九月戊午，元阿魯輝帖木兒兵敗伏誅，初阿魯輝兵逼上都，太子言於其主，令以太平為留守，實欲置之死地，至是阿魯輝部將脫驩者，太平子也。

大聖人出

元兩軍不和者屢矣天子與將帥不和太

子亦然宰相亦然雖不亡得乎

車力帖木兒

先忽都故將也引兵縛阿魯輝至軍前太平不受送
 闕下誅之太平終不以為已功 壬戌明玉珍破東
 川郡縣是月我 大明兵取建昌饒州二路 冬十
 月元以察罕帖木兒為中書平章政事仍兼知河南
 山東等處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 十一月戊
 辰黃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
 日元命秘書少監程徐祀之 是歲元京師大饑
 二十二年春正月戊申朔太白犯建星 甲寅元詔
 李思齊討四川張良弼平襄漢時兩軍不和故有是
 命 庚申我 大明兵取江西龍興諸路時江西諸

路皆陳友諒所據 丁卯元申諭李思齊張良弼等
 各以兵自効以也先不花為中書右丞 二月乙酉
 彗星見于危宿光芒長丈餘色青白丁酉彗星犯離
 宮西星至二月終光芒二丈餘 三月戊申彗星不
 見星形惟有白氣形曲竟天西指掃大角壬子彗星
 行過太陽前惟有星形無芒在昴宿至戊午始滅
 甲寅四川明玉珍陷雲南省治屯金馬山元陝西行
 省叅政車力帖木兒等擊敗之擒其弟明二 夏四
 月丙子朔長星復見于虛危之間其形如練長數十
 丈四十餘日乃滅 五月乙巳朔泉州賽甫丁據福

燕不花

州路福建行省平章燕只不花擊敗之餘衆航海還
據泉州福建行省參政陳有定復汀州路 辛未明
玉珍據成都自稱隴蜀王初玉珍聞陳友諒弒徐壽
輝謀欲討之乃整兵守夔關不與相通復立廟以祀
壽輝至是遂自稱王分兵克龍州青州犯興元鞏昌
諸路 六月辛巳彗出紫微垣東南指西南行戊子
彗星光芒掃上宰 田豐殺元平章政事察罕帖木
兒初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不下察罕移兵圍之大
治攻具諸道並進賊悉力拒守田豐復與王士誠陰
謀刺殺察罕叛入城初豐來降察罕推誠待之不疑

察罕帖木兒

數入其帳中及是豐乃給請行營衆以為不可往察
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
從又不許乃從十一騎行至豐營遂為士誠所刺先
是有氣如索起危宿貫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
元主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
舉未至而已及難詔贈河南行省左丞相封潁川王
謚忠襄命其子擴廓帖木兒為平章政事兼知山東
河南行樞密院事代總其兵擴廓帖木兒本察罕之
甥幼養以為子也

晏璧曰當元氏之季位顯官享厚祿者何限而據

忠效義乃出於草澤之人。如察罕者，誠偉然特立丈夫也。李思齊雖共起義兵而未變臣節，有愧察罕多矣。

論曰：氣起危宿，貫于太微。太史占為大水，而元主獨以為山東必失良將。既而察罕果為王士誠所刺，然則元主豈蠢然無知者哉？特以君人之道，既失而運祚將終，雖習于天文無益也。

秋七月丙辰，熒惑見西方，須臾成白氣，如長蛇光爛，有文橫亘中天，移時乃滅。八月己亥，擴廓帖木兒言孛羅帖木兒張良弼據延安掠黃河上下，欲東渡

關保

以奪晉寧，乞賜詔諭。九月癸卯，朔劉福通以兵授

田豐，至火星埤，擴廓帖木兒遣關保邀擊，大破之。

冬十月甲戌，孛羅帖木兒南侵，擴廓帖木兒所守之

地遂據真定路。十一月乙巳，擴廓帖木兒復益都

自擴廓既襲父職，身率將士誓必復讐，而賊城守益

固，乃遣壯士穴地通道以入，遂拔其城，執賊首陳獠

頭等二百餘人獻闕下。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

父，餘黨皆就誅。遂遣兵取莒州，山東悉平。十二月

元樞密副使李士瞻上疏極言時政凡二十條，一曰

悔已過，以詔天下；二曰罷造作以快人心；三曰御經

李士瞻

脫火赤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元紀
筵以講聖學四日延老成以詢治道五日去姑息以振乾剛六日開言路以求得失七日明賞罰以厲百司八日公選舉以息奔競九日察近倖以杜奸弊十日嚴宿衛以備非常十一日省佛事以節浮費十二日絕濫賞以足國用十三日罷各宮屯種俾有司經理十四日減常歲計置為諸宮用度十五日招集散亡以實八衛之兵十六日廣給牛具以備屯田之用十七日獎勵守令以勸農務本十八日開誠布公以禮待藩鎮十九日分遣大將急保山東二十日依唐廣寧故事分道進取先是薊國公脫火赤上言乞罷

激變

三宮造作帝為減軍匠之半還隸宿衛而造作如故故士瞻䟽首及之 初皇后竒氏宗族在高麗者恃寵驕橫為國王伯顏帖木兒所殺元主入后之讒遂廢伯顏帖木兒其昆弟塔思帖木兒時在京師遂立為王以竒族子三寶奴為元子國人上書言舊王不當廢新王不當立元主不聽乃以將作同知崔帖木兒為丞相率兵萬人送之國至鴨綠江高麗伏兵四起乃大敗僅餘十七騎走歸京師 是歲黃河自河東清者千餘里元主聞之不樂曰黃河清聖人生當有代朕者羣臣曰皇太子生子是陛下聖孫即其應

元主亦知必有聖人

也元主笑而頷之

二十三年

夏明玉珍天統元年吳張士誠元年是歲并漢宋凡四國

春正月壬寅

朔明玉珍稱帝于成都建國號曰夏改元天統二

月擴廓帖木兒自益都領兵還河南張士誠將呂

珍入安豐殺宋劉福通等據其城我太祖聞之率

徐達常遇春往擊之珍大敗時廬州左君弼出兵助

珍又擊敗之珍與君弼皆敗走太祖乃還命達等

移師圍廬州元將竹昌忻都遂乘間入安豐三月

辛丑朔彗見東方經月乃滅丙午元大赦天下

丁未元廷試進士六十二人賜及第出身有差壬

戌大同路夜有赤氣亘天中侵北斗是春閑先生餘

黨復自高麗還攻上都孛羅帖木兒擊降之夏四

月孛羅帖木兒李思齊互相交兵五月己巳朔張

士誠運糧十三萬石至元京瓜哇遣使貢方物于元

六月戊申元孛羅帖木兒遣竹貞襲據陝西時陝

西行省右丞答失鐵木兒與行臺有隙恐陝西為擴

廓所有陰結孛羅請竹貞入城劫御史大夫完者帖

木兒印復拘留之擴廓遣部將貊高合李思齊兵攻

之竹貞遂降甲寅元詔授江南下第及後期舉人

為路府州儒學教授丁巳絳州有白虹二道衝斗

貊高

朱文正
趙德勝
鄧愈

通鑑卷一百五十一 元紀
牛間庚申平陽路有白氣三道一貫北極一貫北斗
一貫天漢至夜分乃滅 秋七月陳友諒忿其疆場
日蹙乃作大艦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以攻洪都
其氣甚盛我 大明守將朱文正趙德勝鄧愈督諸
將歿戰且戰且築城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
隨方應之已而德勝中流矢死內外阻絕音問不通
文正乃遣使赴建康告急我 太祖親帥諸將發舟
師二十萬進次湖口自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旬有
五日聞援兵至即解圍東出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
郎山戊子我師分爲十二屯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

敗其前軍軍威大振明日諸軍接戰至脯東北風起
燔其水寨舟數百艘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
普畧皆焚死辛卯復聯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大敗
友諒奪氣其將張定邊欲挾之退保鞋山爲我師所
扼不得出歛舟自守不敢戰是夕我舟渡淺泊于左
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八月壬戌友諒計窮冒死突
出將奔還武昌我 太祖麾諸將邀擊之舟聯比隨
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友諒是日中流矢貫睛
及顛而死擒其太子善兒友諒自稱帝至死僅四年
年四十四其平章陳榮以下悉以樓船軍馬來降定

通鑑卷一百五十五 元紀
邊乘夜以小舟載其屍及其子理徑趨武昌復立理
為帝改元德壽既而我 太祖復進兵圍之 九月
張士誠自稱吳王先是士誠雖請降于元而城池甲
兵錢穀皆自據如故又素忌楊完者欲圖之而達識
帖睦爾亦厭完者驕肆不可制乃陰與定計舉兵圍
之完者及其弟伯顏皆自殺士誠遂遣兵據杭城元
主因以其弟士信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而方面大
權悉歸張氏達識帖睦爾徒擁虛名而已至是士誠
乃令其部屬自頌功德求王爵達識帖睦爾恐逆其
意為所害乃為請于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立為

元海運止

吳王即平江治宮室立官屬 元遣戶部侍郎博羅

帖木兒徵糧于士誠士誠不予東南海運遂止於是

歲 冬十月丙申朔山東赤氣千里 元李羅帖木

兒自察罕既死之後復數以兵爭晉冀元主雖屢詔
解之而讐隙日深至是復遣兵攻冀寧至石嶺關擴

廓大破之擒其將烏馬兒殷興祖軍遂不振 十一

月元殺太傅太平初帝欲以伯撒里為相辭曰臣老

不足以任宰相若必以命臣非得太平同事不可時

太平辭歸奉元於是密旨令伯撒里留之太平至沙

井聞命而止宿留久之太子惡之命御史大夫普化

失刑

通鑑卷一百五十五 元紀 順帝九
劾其違命詔拘收所授宣命搆思監因誣奏之安置
土番尋遣使至東勝逼令自殺太平字允中初姓賀
氏名惟一後賜蒙古姓氏更名太平平生好訪問人
才不問南北必記錄于冊多進用之十二月元出
治書侍御史陳祖仁爲甘肅叅知政事御史大夫老
的沙知樞密院事秃堅帖木兒皆逃時宦者朴不花
與宣政使橐驪內侍太子外結丞相搆思監驕恣不
法御史傅公讓劾之忤太子意左遷吐蕃宣慰司經
歷他御史連章論諫皆外除祖仁上疏太子曰御史
糾劾橐驪不花姦邪等事此非御史之私言乃天下

傅公讓

之公論。今殿下未賜詳察輒加沮抑擯斥詰責使姦
臣蠹政之情不得達於君父則亦過矣夫天下者祖
宗之天下臺諫者祖宗之所建立顧以二豎之微而
於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恤獨不念祖宗乎且
殿下職在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予奪賞罰之權
自在君父今方毓德春宮而使諫臣結舌凶人肆志
豈惟君父徒擁虛器而天下蒼生亦又奚望疏入太
子怒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論祖仁以橐驪等初無是
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昔裕宗爲太子凡事合
奏者皆許啓聞非獨我今日也祖仁乃復上疏言殿

下所以全此二人者。正緣不知其奸故也。昔唐德宗云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使德宗早覺杞安得相。是杞之姦邪。當時知之獨德宗。不知爾。今此二人亦皆奸邪。舉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知之獨殿下。未知耳。且裕宗既領軍國重事。理宜先閱其綱。至若臺諫封章。自是御前開拆。假使必皆經由東宮。君父或有差失。諫臣有言。太子將使之聞奏乎。不使之聞奏乎。使之聞奏。則傷其父心。不使聞奏。則陷父於惡。殿下將安所處。如知此說。則今日糾劾之章。不宜阻矣。御史不宜斥矣。斥其人而美其除。不知御史所言爲天

下國家乎。爲一身官爵乎。斥者去。來者言。言者無窮。而美除有限。殿下又安所處。祖仁疏既再上。卽辭職。御史至。吏卒皆辭。閑於是。太子以其事聞。朴不花。橐駝皆辭退。元主令老的沙論旨。祖仁等祖仁復上書于元主曰。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刑賞不明之所致也。且區區二豎。猶不能除。况於大者。願陛下俯從臺諫之言。擯斥此二人。不令其以辭退爲名。成其奸計。使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亦必効力。天下可全。而有以還祖宗。若猶優柔不斷。則臣寧有餓死于

李國鳳

家誓不與之同朝。牽聯及禍，以待後世正人同罪。書奏元主大怒時，侍御史李國鳳亦言二人當斥。於是臺臣自老的沙以下皆左遷而出。祖仁于其肅老的沙遂與秃堅帖木兒逃于孛羅帖木兒軍中。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五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六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元紀二十八

起甲辰至丙午凡三年

順帝十

至正二十四年春正月我太祖建國號曰吳。時李善長徐達等以太祖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於是月朔，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為平章政事，汪廣洋為右司郎中，張昶為左司都事。諭達等曰：卿等為

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止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協心為治。以成功業。母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又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爾等為吾輔相。當守此道。母謹於始而忽於終也。二月。以武昌圍久不下。乃往視師。督諸將擊之。擒其元帥張必先。既而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陳理使降。理遂率其太尉張定邊等。詣軍門請降。凡府庫儲蓄。悉令理自取。城中民多饑困。命給粟賑之。於是

羅復仁
陳理
張定邊

湖廣江西諸郡相繼皆降。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牀進。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

毀寶溺器

戎簡

太祖曰。既富豈可驕。既貴豈可侈。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乎。即命毀之。太祖既平陳理。旬容儒士戎簡入見。語及陳氏之事。簡曰。主上向者敗陳氏于九江。其眾既潰。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費力亦多矣。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寧有完卵者乎。况事有緩急。兵貴權宜。當陳氏

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蹙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鬪，殺傷必多。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剗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二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他日與諸將論用兵方略，因論之曰：汝等非不善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前者戒簡所言，吾雖非之，然當時將校亦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蹙之，武昌賊衆可以全獲，軍中皆以爲奇謀，不知簡亦能言之。

然皆非吾意也。汝等當思之，勿以吾不用簡言而遂

輕儒者。三月我太祖定官制，元削李羅帖木

兒官爵，初搠思監、狗太子旨誣老的沙及太子宣政

院使也。先忽都謀爲不軌，收其黨鍛鍊其獄，連逮不

已。元主知其無辜，又以老的沙其母舅數論太子寢

其事，太子不從。搠思監、朴不花皆附太子，必窮究其

事也。先忽都等皆貶死，又秃堅帖木兒先與中書右

丞也。先不花有隙也。先不花因譖其詆毀朝政，而李

羅素與秃堅友善，且知其誣遣人白其非罪，太子怒

李羅跋扈，交通秃堅、不花、匿老的沙等同謀，下詔削

定官制

大刑

叛始

犯關

字羅起靈
固宛然

字羅官爵解其兵權李羅拒命不受 夏四月甲午
朔元詔命擴廓帖木兒討李羅李羅知詔命調遣皆
拗思監所為非出主上之意遂令秃堅帖木兒舉兵
向關壬寅秃堅兵入居庸關知院也速詹事不蘭奚
迎戰不利甲辰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光熙門東走古
北口趨興松乙巳秃堅兵至清河列營時京師無備
城中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京城使達達國師至其
軍問故秃堅以必得拗思監朴不花為對詔慰解之
不聽乃執拗思監朴不花二人畀之遂復李羅官爵
總兵事庚戌秃堅兵自建德門入覲元主于延春閣

心稱兵又
與太子為
敵豈有宴
賞加官之
理

慟哭請罪元主宴賚之加李羅以太保仍守禦大同
秃堅為中書平章政事 五月辛亥元太子奔至路
兒嶺詔追及之還宮恚怒不已遂命擴廓帖木兒調
兵分道以討李羅其東道以白鎖住領兵三萬守禦
京師中道以貂高竹貞領兵四萬西道以關保領兵
五萬合擊之關保等進逼大同李羅留兵守大同而
自率兵與秃堅老的沙復大舉向關 六月癸卯三
星晝見白氣橫突其中甲辰河南府有大星夜見南
方光如晝丁未大星隕及旦黑氣晦暗如夜 甲寅
元白鎖住以兵至京師請太子西行是月保德州黃

龍見井中 秋七月李羅前鋒兵入居庸關太子親
率兵禦于清河軍士皆無關志太子馳還都城白鎖
住引兵入平則門丁亥白鎖住扈從太子出順承門
由雄霸河間取道達冀寧奏起前山南道廉訪僉事
張楨爲贊善又除翰林學士楨不起擴廓帖木兒傳
太子旨賜以上尊且訪時事楨復書曰今燕趙齊魯
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爲丘墟關陝之區所存
無幾江左日思存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淫名僭號
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
思廉蘭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京師一殘假有不逞

天不肯

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偕其說於天下閣下
將何以處之乎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
進不能退紛紛藉藉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爲閣
下憂乎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爲師僕之惓惓爲言
者獻忠之道也然爲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
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衛出公
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覓平之
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
休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之下雖有智辯百出
不能爲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然吾聞之天之

所廢不驟也。縱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其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其欲，民厭其汰。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久乎？閣下覽觀焉。謀出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釁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青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而熟計之哉？擴廓帖木兒深納其說。戊子，李羅兵駐健德門外，與秃堅老的沙入見。元主于宣文閣訴其非罪，皆泣。元主亦泣，乃賜宴。李羅欲追襲太子老的沙。

老的沙

張翥

勢不並立
和事大誤

趙中

止之。李羅又使翰林承旨張翥草詔削奪擴廓官爵，發兵討之。翥不從，或勸之。翥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元主知其不可奪命，他學士為之。遂以李羅為左丞相，尋進右丞相，節制天下軍馬。老的沙為平章政事，秃堅帖木兒為御史大夫，其部屬皆布列省臺百司。元主詔諭李羅、擴廓俱朕股肱，視同心膂，自今各棄宿忿，弼成大勳。元御史臺臣辨明成遵、趙中皆誣枉，詔復給還其所授宣敕。是月，我大明兵取廬州路。八月壬辰朔，日食。壬寅，元以李羅帖木兒為右丞相，監修國史，節制天下軍馬。乙卯，張士誠逐

元達識帖睦爾以其弟士信為江浙左丞相時右丞
答蘭帖木兒郎中真保二人諂事士誠受其金帛數
媒孽達識帖睦爾之短於士誠遂有不相容之勢至
是士信使面數達識帖睦爾過失勒其自陳老病去
職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逼取符印遷于嘉興幽
之而士信自為丞相士誠又諷行臺為之請實授王
爵元南臺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不從即使人至紹
興索其臺印普化帖木兒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
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
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臨死擲杯

普化帖木兒死節

達識帖睦爾死節

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踵我亡也後數日達識帖睦
爾聞之嘆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為遂命左右以藥
酒進飲之而死 元李羅帖木兒專國請誅狎臣禿
魯波廸哇兒禡罷三宮不急造作沙汰宦官減省錢
糧禁止西番僧人作佛事 九月我 大明兵取中
興及歸峽潭衡等路 冬十月元詔太子還京師命
也速老的沙分道總兵
二十五年春正月己巳我 大明兵取寶慶路守將
唐隆道遁走陳友諒守將熊天瑞以贛州韶州南雄
降于 大明 壬午元李羅及賈彬等辨明哈麻雪

雪之罪 二月辛丑日旁有一月一星 三月庚申
元太子下令于擴廓帖木兒軍中曰李羅襲據京師
余既受命總督天下諸軍恭行顯罰少保中書平章
擴廓帖木兒躬勒將士分道進兵諸王駙馬及陝西
平章李思齊等各統軍馬尚其奮義戮力尅期恢復
李羅帖木兒怒遂出二皇后奇氏幽于諸色總管府
夏四月庚寅李羅逼后還宮取印章偽為后書召
太子乃復逼后出而幽之遣禿堅帖木兒率眾攻上
都之附太子者調也速南禦擴廓帖木兒兵也速次
良鄉不進而謀之於眾皆以為李羅悖逆中外同憤

遂勒兵歸永平遣人西連擴廓東連遼陽諸王軍聲
大振李羅患之遣驍將姚伯顏不花統兵出拒至通
州河溢營虹橋以待也速出其不意襲而破之擒斬
姚伯顏李羅大怒自將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時后
亦數納姜女於李羅至百日始還宮 五月甲子大
都雨霰長尺許或言于元主曰龍絲也命拾而祀之
乙亥我大明兵破安陸府守將任亮迎戰被執
已卯我大明兵破襄陽路 六月元太子加李思
齊為中書平章政事封邠國公 秋七月乙酉元李
羅帖木兒伏誅李羅先嘗以疑殺其將保安既又失

亂

亂

姚伯顏鬱鬱不樂乃日與老的沙等飲宴荒淫無度
 又酗酒殺人喜怒不測威順王之子和尚忿其無君
 數言于元主受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金
 那海伯達兒等陰圖刺殺之至是秃堅帖木兒遣使
 來告攻上都之捷孛羅入奏行至延春閣下伯達兒
 自衆中奮出斫之中其腦死老的沙趨出擁孛羅家
 屬北遁詔民間盡殺其部黨秃堅帖木兒引輕兵走
 八兒思之地丙戌元遣使函孛羅帖木兒首徃冀寧
 召太子還京師大赦天下 八月丁亥朔京城門不
 開者三日竹貞貂高軍至城外緣城而上碎平則門

觀音奴

鍵以入大掠於都市 丁未元皇后弘吉刺氏崩
 九月擴廓帖木兒扈從太子至京師詔以伯撒里爲
 太師中書右丞相擴廓帖木兒爲太尉中書左丞相
 知樞密院事以方國珍爲淮南行省左丞相分省慶
 元 冬十月丁未元樞密副使觀音奴擒老的誅之
 閏月辛未元封擴廓帖木兒爲河南王時伯撒里
 以累朝舊臣擴廓帖木兒後生晚進與之並相居兩
 月卽請南還視師是時中原無事而江淮川蜀皆已
 陷沒太子累請躬出督師征討元主難之乃詔封擴
 廓河南王代之親征總制關陝晉冀山東諸道并進

通鑑紀事本末

元紀

七

南一應軍馬凡軍民一切機務錢糧名爵黜陟予奪
悉聽便宜行事擴廓帖木兒於是分省自隨官屬之
盛等于朝廷 是月我大明兵取秦州時秦州通
州高郵淮安徐州宿州泗州濠州安豐諸郡皆張士
誠所據 十二月乙卯元立竒氏爲皇后改竒氏爲
肅良哈氏 是月秃帖木兒伏誅

二十六年春正月元命燕南河南山東陝西河東等
處舉人會試者增其額數進士及第以下遞升官一
級 二月黃河北徙先是河決小流口達于清河壞
居民傷禾稼至是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民皆

被害 是月元擴廓帖木兒還河南分立省部以自
隨尋居懷慶又居彰德調度各處軍馬初李思齊與
察罕帖木兒同起義兵齒位相等及是擴廓總其兵
思齊不能平而陝西張良弼遂不應命孔興脫烈伯
等亦皆恃功懷異請別爲一軍莫肯統屬釁隙遂成
三月丁亥白虹五道亘天其第三道貫日又有氣
橫貫東南 甲午擴廓帖木兒遣關保虎林赤以兵
西攻張良弼于鹿臺李思齊脫烈伯孔興等兵皆與
良弼合 乙未元廷試進士七十二人賜及第出身
有差 元御史王倫普建言八事一曰用賢二曰申

嚴宿衛三日保全臣子四曰八衛屯田五曰禁止奏請六曰培養人才七曰罪人不孥八曰重惜名爵元主嘉納之 是月我 大明兵取高郵府 夏主明玉珍卒子昇立玉珍自建號至是凡五年子昇嗣始十歲改元開熙母彭氏同聽政 夏四月我 大明兵取淮安安豐諸路及濠泗徐穎諸州 五月我太祖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王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

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秋七月辛巳朔日食 甲申元以李思齊為太尉丙申擴廓帖木兒遣朱珍盧旺屯兵河中遣關係虎林赤合兵渡河會傅貞商嵩且約李思齊以攻張良弼良弼遣子弟質于思齊連兵拒守關係等戰不利思齊請詔和解之 八月戊寅元以陳友定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 九月甲申禮部侍郎滿尚賓吏部侍郎掩篤刺哈自鳳翔還京師先是尚賓等持詔諭李思齊

開通川蜀道路。思齊方兵爭不奉詔。尚賓等留鳳翔一年。至是始還。丙戌元。以方園珍爲江浙行省左丞相。其弟國瑛。國珉。姪明善。並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辛丑。有星孛于東北方。冬十月甲子。元擴廓帖木兒遣貊高完。哲等駐兵濟南。以控制山東。十一月甲申。我太祖遣徐達。常遇春。率兵二十萬。擊張士誠。先薄湖州。敗其將尹義。石清。擒之。遂圍其城。塞溝港。以絕糧道。士誠知勢急。乃親引兵求援。達等與之戰于阜林。虜其元師及甲士三千餘人。以降將呂珍等徇于城下。城中大震。其左丞張天驥。遂舉城

宗廟社稷

降。時朱文忠以兵攻杭州。及紹興。華雲龍攻嘉興。皆下之。十二月。我太祖立宗廟社稷。時羣臣皆言新城旣建。宮闕制度亦宜早定。太祖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社稷。遂定議。以明年爲吳元年。命有司立廟。社建宮室。典營繕者。以宮室圖進。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卽去之。謂中書省臣曰。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爲首。後世競爲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

熊鼎

既而新殿成制皆素朴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
可為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
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書此以備朝夕觀
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以甃地
者太祖曰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
麗但構為宮室已覺作者之勞况遠取文石能不厲
民乎言者大慙而退尋命協律郎冷謙考正宗廟雅
樂音律及鍾磬等器既又定樂舞之制文武生各六
十四人宋主韓林兒卒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六

冷謙正樂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七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元紀二十九 丁巳一年 戊申亡

順帝十一

至正二十七年 夏主明景 開熙元年 春正月乙未絳州夜聞天
鼓鳴將旦復鳴其聲如空中戰鬪者 庚子我大
明兵取松江府 癸卯我大明兵取沅州路 是
月元李思齊張良弼脫列伯自會于含元殿基推李
思齊為盟主同拒擴廓帖木兒 二月庚申元以買

通鑑卷一百五十七 元紀 順帝十一

住為雲國公七十為平章政事月魯不花為御史大夫
 夫 三月丁丑朔萊州大風有大鳥至其翅如席
 庚子元都大風自西北起飛沙揚礫白日昏暗 是
 月我 太祖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
 舉賢才及武勇謀畧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
 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復
 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
 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
 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
 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

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
 化所以盛隆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
 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
 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筭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
 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
 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為勸
 諭民間俊秀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克
 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夏五月癸未福
 建行省政院以廢寺錢糧由海道送元都 乙酉元
 以完者帖木兒為中書右丞相辭以老病不許 辛

丑元擴廓帖木兒定擬其所屬官員二千六百一十人從之 是月山東地震雨白雹 六月丙午朔日食晝晦 丁巳元太子寢殿後新甃井中有龍出其光燄爍宮人震懾什地又長慶寺有龍纏繞槐樹飛去樹皮皆剝丁卯沂州山崩 秋七月丁酉絳州星隕光耀如晝龍見于臨胸龍山大石起立 八月丙午元詔太子總制天下兵馬其畧曰元良重任職在撫軍稽古徵今卓有成憲曩者障塞決河本以拯民昏墊豈期妖盜橫造訛言簧鼓愚頑塗炭郡邑殆遍海內茲逾一紀故察罕帖木兒仗義興師獻功敵愾

天厭

激之變耳

汎掃汴洛克平青齊爲國捐軀深可哀悼其子擴廓帖木兒克繼先志用成駿功愛猷識理達臘計安宗社累請出師朕以國本至重詎宜輕出遂授擴廓帖木兒總戎重寄畀以王爵俾代其行李思齊張良弼等各懷異見構兵不已以致盜賊愈熾深遺朕憂况全齊密邇輦轂儻失早計恐生異圖詢諸衆謀僉謂皇太子聰明仁孝文武兼資聿遵舊典爰命以中書令樞密使悉總天下兵馬諸王駙馬各道總兵將吏一應軍機政務生 予奪事無輕重如出朕裁其擴廓帖木兒總領本部軍馬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

思齊總統本部軍馬自鳳翔以西與侯伯顏達世進取川蜀。以少保禿魯為陝西行中書省左丞相本省駐札總本部及張良弼孔興脫烈伯各枝軍馬進取襄樊。王信本部軍馬固守信地別聽調遣。詔書到日汝等悉宜洗心滌慮同濟時艱初太子之奔太原也欲援唐肅宗靈武故事自立擴廓不從及還京奇后遣人諭擴廓以重兵擁太子入城脅主禪位擴廓逆知其意未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其軍。故太子深啣之及累促出師江淮但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貂高等往山東而與張良弼構兵不已詔下和解之擴廓

戕殺使臣而跋扈之迹漸張朝廷因疑之遂以是詔命太子 九月辛巳我 太祖命徐達常遇春兵圍平江克之遂執張士誠及其官屬平章李行素徐義等所部將校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九人皆送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比至 太祖欲全之而士誠自縊歿乃以書遣使送神保大王等還元 丁酉我 大明兵取通州。丁亥我 大明兵取無錫州辛丑我 大明兵取台州路時台溫慶元三路皆方國珍所據 冬十月壬子元罷擴廓帖木兒官初太子既受詔竟止不行

而分兵之命。擴廓拒不受。於是其部將關保、高、等皆叛之。高殺衛輝彰德守將，欲進襲懷慶。聞擴廓有備而還，乃上疏列其罪狀於朝。詔以擴廓拒命，宜黜其兵柄，遂罷太傅、左丞相及兼領諸職。仍前河南王以汝州爲其食邑，弟脫因帖木兒爲集賢學士。同居河南，其帳前諸軍鎖住虎林赤，統之河南；諸軍李克彝統之關保，本部軍仍保統之山東；諸軍也速統之山西；諸軍沙藍答里統之河北；諸軍高統之詔下擴廓，遂退軍澤州。己巳，我大明兵取溫州。是月，我太祖遣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率甲

士二十五萬北伐，以定中原。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弑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元紀
所爲如彼。豈可爲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收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閔。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

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絃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爲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

胡廷瑞

楊璟

明刑正法

楊憲
傅巖

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在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牧養無異。復命胡廷瑞率安吉寧國等軍南取八閩。俟八閩既定。遂以其師航海趨廣東。楊璟率荆湘之眾以取廣西。我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命左丞相李善長叅知政事楊憲傳

周禎

璣御史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詳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卿等宜盡心叅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庶可以為久遠之法。又謂臺憲官劉基章溢周禎等曰。紀綱法度為治之本。所以振紀綱明法度者。則在憲臺。爾等執法。上應天象。少有偏曲。則紀綱法度廢弛。而民不得其安。况或深文以為能。苛察以為智。若寧成郅都。周興來俊臣之徒。巧詆深文。恣為酷虐。終亦不免。若

于公陰德子孫乃致貴顯。天道昭然深可畏也。十一月壬午我大明兵取沂州癸未我大明兵取慶元路戊子我大明兵取嶧州辛丑我大明兵取益都路是月大明太史院使劉基及其屬高翼以所定戊申曆來上遂命頒行之。十二月癸卯朔日食丁未我大明兵取般陽路戊申我大明兵取濟寧路己酉我大明兵取萊州遂取濟南及東平路丁巳我大明兵入杉關取邵武路時建延福興泉漳汀潮諸路皆陳友定所據庚午我大明兵由海道取福州是月方國珍歸于大明

國珍初降約云杭州下卽納地來朝及太祖克杭州國珍據境自若乃累假貢獻覘我虛實爲叛服計又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圖爲犄角太祖累書責其懷姦挾詐陽降陰叛且徵其貢糧二十三萬國珍不報遂遣湯和等進攻且諭之曰爾等奉辭討罪毋縱殺戮當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輯乃副吾所願也比至國珍懼遂遁入海島復命廖永忠引兵自海道會和討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皆下國珍惶惑失措乃遣子明完奉表乞降既而及其弟國珉親率所部謁和于軍門和送國珍等于建康時

王時
黃鳴
王肅

山東諸郡悉奉圖籍降于大明。元方疑擴廓帖木兒有不臣之心，專立撫軍院總兵馬以備之。御史陳祖仁乃與翰林學士王時待制黃鳴編修王肅伏闕上書言：近者南軍侵陷全齊，不踰月而逼畿甸，朝廷雖命丞相也速出師軍馬數少，勢力孤危，而中原諸軍左牽右掣，調度失宜，京城四面茫無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愚等以為馭天下之勢，當論其輕重，強弱遠近，先後不宜膠於一偏，徂於故轍。前日南軍僻在一方，而擴廓帖木兒近在肘腋，勢將竊持國柄，故宜先於致討。則南軍遠而輕，而擴廓帖木兒近

此天意也
王時等何
能知

而重也。今擴廓帖木兒勢已窮蹙，而南軍突至，勢將不利於宗社，故宜先於救難。則擴廓帖木兒弱而輕，南軍近而重也。陛下寬仁涵育，皇太子賢明英斷，當此之時，宜審其輕重，強弱改弦更張，而撫軍諸營亦宜以公天下為心，審時制宜。今擴廓帖木兒黨與離散，豈能復振？若止分撥一軍逼襲，必就擒獲，其餘彼中見調一應軍馬，令其倍道東行，勤王赴難，與也速等聲勢相接，仍遣重臣分道宣諭，催督庶幾得宜。如復膠於前說，動以言者為擴廓帖木兒游說而鉗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變，朝廷亦不得聞而天下

之事去矣。書上不報。

戊申年春正月壬申朔元太子命關保固守晉寧總
統諸軍如擴廓帖木兒拒命當以大義相裁就便擒
擊陳祖仁又上書曰近日降詔削河南軍馬之權雖
所當然然此項軍馬終爲南軍之所忌設使其有悖
逆之心朝廷以忠臣待之其心媿沮將何所施今未
有所見遽以此名加之彼若甘心以就此名其害有
不可言者朝廷苟善用之豈無所助然人皆知之而
不敢言者誠恐誣以受財游說罪名無所昭雪也况
聞擴廓帖木兒屢上書疏明其心曲是其心未絕於

朝廷以待朝廷之開悟當今爲朝廷計者不過戰守
遷三事以言乎戰則資其犄角之勢以言乎守則望
其勤王之師以言乎遷則假其藩衛之力極力勉厲
使行猶恐遲晚豈可使數萬之師棄置於一方當此
危急之秋宗社存亡僅在旦夕不幸一日有唐玄宗
倉卒之出則是以祖宗百年之宗社朝廷委而棄之
此時雖欲碎首殺身何濟於事故今不復避忌惟以
宗社存亡爲重奉疏以聞疏上亦不報。乙亥我
太祖祀天地于南郊卽皇帝位于建康定有天下之
號曰大明建元洪武。辛巳元詔諭擴廓帖木兒曰

比者也。速上奏，卿以書陳情深，自悔悟及省來意，良用惻然。朕視卿猶子，卿何惑於儉言不體朕心，隳其先業。卿今能自悔，固朕所望。卿其思昔委任肅清江淮之意，卽將冀寧、真定諸軍，就行統制，渡河直擣徐沂。以康靖齊魯，則職任之隆，當悉還汝。衛輝彰德順德，皆爲王城，卿無以貂高爲名。縱軍侵暴，其晉寧諸軍，已命關保總制策應，戡定山東將帥，各宜悉心。庚寅彗星見于昴畢之間。是月，大明兵取建寧、延平二路。陳友定被執。二月壬寅朔，元詔削擴廓帖木兒爵邑，命禿魯李思齊等討之。癸丑，我大

明兵取東昌路。丙辰元擴廓帖木兒自澤州退守晉寧關，保守澤潞二州，與貂高軍合。己未，我大明兵取寶慶路。甲子，汀州路總管陳谷珍以城降于大明。丙寅，我大明兵取棗州。是月，興泉、潼潮四路皆降于大明。大明兵至河南，元李思齊、張良弼解兵西還。三月庚寅，彗星見于西北。壬辰元翰林學士王時太常院使陳祖仁上章乞撫諭擴廓帖木兒，以兵勤王，赴難。是月，我大明兵西取河南入潼關，南取永州、惠州二路。元張翥卒。翥字仲舉，晉寧人，少受業于李存存，學傳于陸九淵。

氏翥從之游得其指歸歷官祭酒善誘掖後進論辯之際雜以談笑無不厭其所得而學者皆師尊之
夏四月辛丑朔我大明兵取英德州廣州又取嵩
陝汝等州五月庚午朔我大明兵取道州六月
月癸丑我大明兵取全柳梧藤潯諸州及貴象鬱
林等郡靜江廣西諸路皆降于大明秋七月癸
酉元都紅氣滿空如火照人乙亥元都黑氣起百步
內不見人是月海南海北諸郡縣皆降于大明
閏月大明兵取衛輝彰德廣平三路左江右江
諸路皆降于大明丁巳元詔擴廓帖木兒復封

河南王仍中書左丞相統領見部軍馬由中道直抵
彰德衛輝太保中書右丞相也速統率大軍由東道
水陸並進少保陝西行省左丞禿魯統率關陝諸軍
東出潼關攻取河洛太尉平章政事李思齊統率軍
馬南出七盤金商克復汴洛四道進兵相為犄角毋
分彼此秦國公平章知院俺普平章瑣住等軍東西
布列乘機掃殄太尉遼陽左丞也先不花郡王知院
厚孫等軍捍禦海口藩屏畿輔太子愛猷識里達臘
悉總天下兵馬具如前詔壬戌白虹貫日甲子
元擴廓帖木兒自晉寧退守冀寧是日我大明兵

下顏帖木兒

祖仁歿難帖木兒不花慶童丁敬可郭允

山死難

繼之遁賜謚存史劫德

至通州元知樞密院事上顏帖木兒力戰歿之乙丑白虹貫日元始罷內府興造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慶童為中書左丞同守京城丙寅元主御清寧殿集三宮后妃太子太子妃同議避兵北行左丞相失列門知樞密院事黑廝官者趙伯顏不花以為不可行不聽伯顏不花慟哭諫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當以歿守柰何棄之臣等願率軍民出城拒戰願陛下固守京城卒不聽至夜半開建德門北奔陳祖仁為亂軍所害八月庚午我大明兵入元都元亡帖木兒不花慶童丁敬可郭允中歿之洪武

二年元主駐于應昌洪武三年四月丙戌元主殂于應昌年五十一在位三十六年太尉完者使觀音叔奉梓宮北葬五月癸卯我大明兵襲應昌府元太子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并寶玉皆被獲元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從數騎遁去我太祖以元主知順天命謚曰順帝加其孫八剌為崇禮侯元十有四主凡一百六十二年自世祖至元十六年己卯滅宋混一至順帝至正丁未國亡實計八十九年王禕曰自古國家其滅亡之道不一也曰女寵曰宦官曰權臣曰強藩此四者皆足以亡國而順帝

蓋兼有之。加以權綱之既弛，智慮之益荒，其亡也宜哉。

劉基曰：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理則然也。元德既衰，九土靡沸，鴟張狼顧之豪，彌滿山澤。萬姓魚喁，無所籲告。天乃命我太祖皇帝，肅將威武，代伐不道。於是拾宋掇秦，掣趙拔燕，不數載而天下遂歸一統者，天命有在也。

